

新纂云南通志

第七
函
十
冊

新纂雲南通志卷九十目錄

金石考十

中期五

大理國

稽肅靈峯明帝記

興寶寺德化銘并序

皎淵塔之碑銘

高生福墓誌銘

白王墓碑

新纂雲南通志卷九十

金石考十

中期五 大理國

嵇肅靈峯明帝記

碑高五尺二寸廣一尺八行行五十字左行正書在姚安興寶寺

褒州陽派縣嵇肅靈峯明帝記

夫自人而粹者天之道也自天而純者神之道焉運乾坤而變化何窮妙萬物而陰陽不惻至哉自天地凡岳得其道者無不以清以寧以淵以靈故流爲汭河結爲山嶽山嶽者艮之象也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其止而不動也噫含澤布氣以調五神積高厚下而安四極山岳之理可得而言歟有褒州陽派縣嵇肅靈峯明帝

者德標鎮地高極配天秀出太虛之中結成元氣之始育靈孕聖懷
寶含章誰是生甫之神獨稱應昂之傑千尋卓立驚神劍之干霄万
仞削成訝青蓮之出海霏霏膏澤豈道徐州之車靄靄丹霞似擁芒
碭之蓋風泉相渙松竹共清靈變無端雲雷未測蓋天府之巨鎮此
方之靈佑也 公奉命登庸政成清謐雅頌一變山川再榮顧此靈
峯鬱爲保障乃修柴望之理備方伯之儀霸業無窮永申如礪之約
令聞不已豈無勒石之功余志望郭生愧述崑峯之贊才非謝子敢
題盧嶽之文略叙風猷以旌盛烈

時元亨二年敦牂歲徂暑月哉生明

□□楊才照奉命記

青浦王昶跋曰按此碑在姚州興寶寺右側題稱褒州陽派縣嵇
肅靈峯明帝記唐書地理志諸蠻州有哀州武德七年置本弄

棟地南接姚州縣二楊彼樂彊據方輿紀要姚州有揚波廢縣
在大姚縣東武德四年置褒州領揚波強樂二縣後廢二書所
載州縣名互異不能定其孰是然以此碑証之題曰褒州與紀
要合則唐書作褒者疑譌縣名陽派則唐書記要二書之作楊
彼楊波似皆以形似而訛雲南通志稽肅山在姚州城西七十
里山有泉入陽派河據此則縣以河得名似陽派爲有據也惟
碑稱明帝無考文云天府之巨鎮此方之靈祐似明帝祀嵇肅
山神下文又云公奉命登庸政成清謐修柴望之理與禮通用備方伯
之儀似係守此土者奉祀嵇肅山神而立此碑但未詳所謂公
者何人碑無姓名可考碑立於元亨二年敦牂歲徂暑月哉生
明段氏自宋孝宗乾道八年正興避位于智興嗣改元利貞又

改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滇雲歷年傳不詳元亨之號建于何年
碑但稱敦牂歲是午年而不署何干據下碑二年丙午則元亨
建于乙巳碑立于丙午歲六月三日也雲南通志古蹟卷載姚
州有嵇肅碑在城西十七里上有天福二字今此碑未見有此
二字是所榻未全也

見金石萃編
卷一百六十

麗江方國瑜跋曰嵇肅靈峯明帝記碑今在姚安興寶寺碑稱褒

州陽派縣按新舊唐書地理志並有哀州新書曰武德七年

舊書
作四

年

置本弄棟地南接姚州領楊彼樂疆

舊書作
強樂

二縣王蘭泉以為

哀州即褒州之訛

見金石萃編
卷一六〇

是也樊綽雲南志卷四曰弄棟蠻則

白蠻苗裔也本姚州弄棟縣部落其地舊為褒州嘗有部落首

領為刺史新唐書南詔傳同此褒州即弄棟地

可證哀州為
褒州之訛

新唐書

地理志姚州下載自舊州至陽苴咩路程曰乃南瀘水

即金沙江

經哀

州徽州三百五十里至姚州

按舊州下所紀路程渡瀘水五百四十里至姚州與此異

可証褒州在姚州

北

與兩唐志哀州南接姚州之說合

又樊綽雲南志卷一渡瀘三百四十里至陽褒館

又七十里至弄棟城疑陽褒即兩唐書地理志之楊彼以此証之唐初褒州即今大姚縣之東北境與永仁縣地楊彼縣即在大姚東北境亦即姚安之東北也王蘭泉以爲楊彼縣即碑文之陽派縣惟按元宣光六年興寶寺常住碑曰郡治之西行十五里有埒庸曰陽派知楊彼與陽派並非一地蓋大理國設弄棟府

亦稱統矢府

置褒州領陽派縣名稱雖或依襲唐初州縣名然地理則不盡相同也李元陽雲南通志卷三姚安府山川曰稽肅

山在府治西四十里下有泉流入陽派湖又曰陽派河出金秀

山下流至府西十五里瀕爲泐按泐者陂堰蓄水以利灌溉姚州有七泐陽派其一也陽派泐以河得名河以地得名即自大理國以來相沿用之陽派縣祀稽肅山神號明帝王蘭泉謂

守此土者奉祀稽肅山神而立此碑所說甚是又此碑立於元亨二年楊才照撰文並與再建興寶寺碑同且此碑文刻於興寶寺碑之側面則碑稱公奉命登庸政績清謐雅頌一變山川再榮顧此靈峯鬱爲保障乃修柴望之理備方伯之儀云云當即紀高踰城光祀山神事碑稱公而不名然再建興寶寺碑可參証也王蘭泉所得拓本蓋未精瑜以新拓本校字有可補正者如第四行驚神劍之干霄之劍字第五行訝青蓮之出海之訝字第六行霸業無窮之霸業二字第七行略叙風猷之猷

字萃編並未識而拓本甚清晰又有萃編誤字如第二行結爲
山嶽下奪山嶽二字第三行積高厚下而安四極之厚字誤作
原第四行千尋卓內之尋字誤作年審拓本亦甚清晰惟第八
行楊才照上萃編缺二字審拓本上一字當是試字而下一字
莫辨也民國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記

興寶寺德化銘并序

碑高五尺二寸廣三尺二寸二十七行行五十字尾六
行刻於右側側寬六寸五分左行正書在姚州興寶寺

大理圀上公高踰城光再建弄棟華府陽派郡興寶寺德化銘并序
皇都崇聖寺粉團侍郎賞米黃繡手披釋儒才照僧錄闍梨楊才
照奉命撰

蓋聞 率性之謂道妙物之謂神混成天地之先獨化陶均之上體

至虛之宅无毒无門運不隅之方何固何執未嘗不出入五物誰惻
至變之端周流六虛旁行大衍之數知太始者由之揆務作成物者
宗之致能形象分而變化斯章動靜常而剴柔乃斷立凝易簡之理
昭升久大之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異哉仰
觀俯察弗昧幽明之宗原始反終遂知生死之說自有適有難保正
於幻夢之常從迷積迷无窮況於風浪之起至寂豈虛立覽大覺忽
目隨眠弗諉四誓之言永矢大千之化觀淨姓於日種孰類鄒人驗
白身於脇生豈正虹渚昭四門之遠誠忻厭馳而交懷甘六歲之幽
求苦樂審其非道術求舊於往證之式濟惟新於所化之生發神足
乎道場吉祥暫鋪草座入慈定於樹下波旬立慟輿尸光縱鹿園五
老頓忘於本制德勝火室三愚遂服於仁風示化橋而摧我人指恆

河以明生滅大教旁取於五性不化而自行法輪妙衍於三時不言而自治旭亡照之極耀幽蔀同監種希聲之大音盲聵俱拆遂使九十六種貫魚而聽命三十六品拔茹以成羣聞微塵而開大經傾寶藏而賑諸有莫不十度成叙六趣捐關求名實者息肩於玄圍尙清淨者同味於大道時來舍衛鷺子奉命於祇園暫上天宮優王遂於檀像即穢土以闢淨刹寄有相以述眞常欲使作三界之歸依爲像法之洲渚妙哉恍惚无得而稱焉 蓋此寺者大蒙知軍事布燮楊禎之所勅也 年鍾建極委佐兵機抗蜀衝蕃惟公是倚外則

弼諧帝道事竭於君內則翼扇眞風心亡於法卜茲勝地創此精藍歲月已淹痛哉圯毀有公子高踰城光者曾祖相罔明公高泰明祖定遠將軍高明清已備罔史考牧公高踰城生者定遠將軍之長子

也積剴柔之粹德鍾岳瀆之休靈清明在躬鑑澄波之千傾風神絕俗挺巨岳之萬尋率匡綬於明朝善彌縫於霸業降德惟忻邁種被恩未憚及人戰則如神鄙圯橋之取履政則凝化踵合浦之還珠載折四豪功高五伯懿哉寔撫期之明哲也公高踰城光者數當再索慶襲餘芬天質自殊龍章特異夙蘊風雲之氣早實仁義之懷和順內凝英華外發器符識環之歲蘭桂有芬志高還洛之年清暉自遠敬義无告忠節更堅龍行而異虺吞聲鸚視而羣翔殺戮噫未及庭訓傷素冠之兢兢委事天倫慕花萼之韡韡恭盡秋霜之戒友垂冬日之暄肅肅焉穆穆焉輸至誠於君兄循肌膚於伯父嗟乎義以道合事由運興不意蠅玷成瑕南箕自遠乃與兄牧公及先君諸舊臣等議曰大義不可無方至忠不可无主惟其平園大宰定

遠將軍君臣之義最高叔姪之分尤重 不異霍光輔漢姬旦匡周
盛衰惟終安危同力在我子孫後嗣并茲歷世垂休孤立一隅介于
大圜其不謂事之末乎 然狐猶首丘葵能衛足不忘本也姑可忽
諸乃與中圜行成獨興廟計自此散從釋衛縮甲抑戰公兄弟之力
也 至哉難不讓於歷試位則退以居謙鬱其千里之才擢以百成
之命奉旨則仁聲已洽下車則清風載興簞食壺漿歌來甦而滿路
逸民傲吏輟考盤以登朝乃煦以秋陽威以夏日坐甘棠而聽訟設
庭燎以思賢振平惠而字小人弘義讓以勗君子民識廉恥咸習管
子之風家足農桑旁盡孟軻之制緝理之暇澡德立源恨不手布黃
金幸齊肩於善施是用畱心白馬庶接武於漢明傷德本之未滋痛
斯藍之煬燬 遂乃俟子來之衆鳩心竟之工妙啓新模式仍舊貫

喜得上棟下宇盡合大壯之宜矢棘輦飛崛起斯干之勢窮山水之幽致溢煙霞之佳趣西則松風發夕驚聞苦空之音南則江月殘朝忽認靈臺之鏡東臨霧闕近接應供之賢北枕平坡遠嫌釣鼈之客一一美麗事事新奇盛矣哉信華州之佳境也夫作而不紀非盛德焉乃揖儒流粗成風烈其辭曰

率性曰道

妙物稱神

混成天地

獨化陶均

其一

形象乃分

劉柔斯判

幽明迭興

生死相換

其二

幼夢勿固

風浪非常

至寂豈默

玄覽獨彰

其三

四積弗諼

八相斯假

瑞景固天

徵鳥衛社

其四

四門昭戒

六載幽求

道成樹下

法演鷺頭

其五

鷺子標藍

填主刻像

三界歸依

羣生瞻仰

其六

偉哉此寺

肇自楊公

心亡於法

事竭於忠

其七

初此德墓

忽遭煬燬

不絕人望

挺生公子

其八

寧祖靜域

顯孝佳邊

積善餘慶

托嗣家延

其九

委事天倫

敬而无失

恭履秋霜

友垂冬日

其十

難則歷試

位乃居謙

擢以百里

德化清廉

其十一

政理之餘

留心喜捨

想布黃金

思題白馬

其十二

乃仍舊貫

式建仁祠

斯于盡制

大壯得宜

其十三

立功既凝

貞氓可紀

其彼天長

盡善盡美

其十四

元亨二年歲在丙子七月十五日

青浦王昶跋曰按雲南通志古蹟卷載姚州有興寶寺碑在城西

十八里段智興元亨二年立實宋淳熙十三年即謂此碑也又

通志寺觀卷興寶寺在姚州城西十五里元宣光間建元無宣
光之號其誤顯然據碑則寺爲大蒙建極年知軍事布燮楊楨
之所勦蓋建於蒙氏時矣建極之元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
則元宣光者或是唐宣宗之訛碑題稱高踰城光再建自勦建
至是閱歲三百四十餘年宜乎再建也高踰城光曾祖即高泰
明祖高明清考高踰城生高泰明即大中國王高昇泰之子宋
紹興四年昇泰臨死遺命還國段氏段正淳立以昇泰爲相語
已詳前此碑蓋記興寶寺興建之山因述高氏之世德謂之德
化者猶言功德也前碑題褒州陽派縣此碑題弄棟華府陽派
郡唐書地理志褒州卽褒州本弄棟地方輿紀要姚州唐天寶末沒
于南詔爲弄棟府治大理段氏仍置姚州据此碑則段氏尙稱

弄棟未改姚州然謂之華府又以陽派縣爲陽派郡其建置諸書皆無考碑載釋儒才照之官曰粉園侍郎又曰賞米黃繡手披似即袈裟之屬皆僅見此碑銘詞十四章章各四句又一體也碑書千頃作千傾百城作百成考槃作考盤似皆借用字

見金石萃

編卷一百六十

姚安由雲龍跋曰舊雲南通志載姚州有興寶寺碑在城西十

八里段智興元亨二年立實宋淳熙十三年見古蹟類又寺觀

卷載興寶寺在姚州城西十五里元宣光間建王蘭泉金石萃

編未加深攷遂謂元無宣光年號其誤顯然又謂寺建於蒙氏

建極之元當唐宣宗大中十三年碑云元宣光者或是唐宣宗

之訛等語亦不免武斷余初跋此碑時沿其訛誤嗣查倪蛻演